

祭念父母

胡兴进

老爸老妈：
你们在天堂还好吗？
日子过得是否还惬意？
阴阳两隔几十载，
儿女时常把你们想起！
梦中几回曾相见，
醒来却已不见你

那时的你们，为了养育儿女家人，
放下了心爱的琴笛，
舍去了歌喉与欢愉，
再也寻不到那个活跃的身影
半夜起床捣麻糍，
时常帮人打零工、做短工；
无论多苦多累的活计，
为了儿女家人，
你什么都干呀！

那时节 寒冬酷暑斗风雨，
赤脚草鞋伴着你。
手脚龟裂钻心痛呀，
咬紧牙关硬坚持。
还记得，
三年自然灾害时，
你说吃碗白米饱饭可瞑矣。
哪知你，
黄泥贡尖又见你，
下来畈山锄镐起，
亩山开荒种红薯，
挣得食粮箱满柜，
赢得家人饱肚皮。
还记得，
聪慧巧手的你，
自制刨子、凿和锯，
做起纺织与机具，
木工见了也称奇。
省开销，
自置推剪为儿理发人赞许。

还记得，
大园坦背建屋土难取，
你往瑶塘里壁的自留地。
翻下熟土挖生泥，
挖挑生泥堆成山；
可惜生泥难垒墙，
凿开嫩岩敲成沙；
参沙生泥可造屋，
流血流汗起新居。

可惜你，
常年到头没歇息，
日复一日年年是；
土布破衫单薄衣，
未曾见你添新衣；
自身受尽千般苦，
尽心尽力为儿女。

如今是，
吃饭不愁白米饭，
瓜果蔬菜样样鲜；
鸡鸭鱼肉摆满桌，
轿车高楼不稀奇。

陈亮

小重山

碧幕霏纱

词意

楼建明

作

一张照片 半世沧桑

刁苦田

最近，我在家中翻看相册。一张已经泛黄的全家福，就像一粒投入湖中的石子，瞬间在我脑海中荡开层层回忆的涟漪。

这张珍贵的照片拍摄于1968年3月底，清明节前夕。当时，在株洲工作的叔叔带着家人回故乡探亲祭祖，便借此难得团聚的机会，拍下了这张最早的、也是相当齐全的全家福。照片里，奶奶、大伯、父亲、叔叔、姑妈四个大家庭齐聚一堂，整整十八口人。大家衣着朴素而整洁，或许是第一次面对镜头，每个人都显得有些拘谨。

虽然年幼，但那天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拍摄地点就在姑妈家附近，一棵古老苍翠、枝繁叶茂的大树下。母亲坐在前排的凳子上，我戴着一顶小小的圆形棉帽，依偎在她身前。一看见摄影师在面前摆弄那个黑乎乎的相机，我便认定那是会咬人的怪物，立刻吓得大哭。母亲赶紧用双腿夹住我，一边哄着，一边不让我乱动。不久，随着咔嚓一声脆响，我们全家人的影像，便被永远定格在了时光里。

站在后排最高的那位，就是我的父亲。他面容清瘦，总板着一张严肃的脸，不苟言笑，让年少的我们

心里有些发怵。父亲年少时，曾与本地十多个青年一同远赴贵州，报考榕江国立师范学校。最终，只有成绩优异的他金榜题名。毕业后，他回到家乡，成了一名小学教师。

然而，命运的转折在1957年骤然降临。风华正茂的父亲被遣回老家种田。自此，父亲的人生急转直下，仿佛坠入深渊。从此，生产队里最苦、最累、最危险的活儿，便全落在了父亲的肩上。天寒地冻的时候，队长派他去犁田。人站在冰冷刺骨的冬水田里尚且难以承受，连拉犁的牛都瑟瑟发抖。夏日夜晚，他被派去山冲里守野猪，我也曾跟着去，父子俩被蚊子咬得苦不堪言。

我们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不平凡的1978年。父亲长达20多年的冤屈得以昭雪，他恢复了原职，重新站上中学的讲台。重回教育岗位的父亲，勤勤恳恳，教书育人，多次被评为先进教育工作者，撰写的论文也常见于报刊，工资待遇逐渐改善，全家人又慢慢过上幸福生活。

照片最后一排，站在父亲右边的那位帅哥，就是我的叔叔。据他说，他1952年考入家乡的绥宁二中，每门功课都在95分以上，是名

副其实的学霸，还当选了校学生会副主席，并加入了共青团。初中毕业后，他不畏酷暑，跋山涉水，花了两天时间翻越雪峰山，赶到安江县参加全省统考。最终，他从140多名考生中力压群雄，成为母校唯一被长沙有色金属专科学校录取的学生，也是我们村里第一个考上大学、飞出山窝的金凤凰。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湖南株洲冶炼厂从事科研工作，后又到中南大学深造，凭借过硬的技术和学识，评上了高级工程师。工作期间，他撰写了多篇重要科技论文发表在报刊上，20世纪80年代还曾作为访问学者赴美考察。数十年来，叔叔获得的荣誉证书装满了一大箱。而最让叔叔珍视的，是他作为一名拥有5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在2021年7月荣获的那枚金光闪闪的光荣在党50周年纪念章。

如今，照片上的奶奶、大伯、我的父亲母亲、姑妈姑丈、婶婶，以及一位堂哥，都已因病先后离我们而去。其余的十人，也都已年过花甲，白发苍苍。然而，他们的音容笑貌、亲切关怀与谆谆教诲，就如同这张永不褪色的全家福一样，永远珍藏在我们心底，铭记不忘。

番茄二三事

黄巧丽

爱上番茄是从11岁的那个夏天开始的。

那时，种稻是舟山镇一带重要的经济作物，许多人家就靠着卖掉这些种稻，给小孩交学费。

暑假一到，种稻的授粉季节也到了。晴天的时候，9时到11时就是种稻的最佳授粉时间。学龄后的小孩都成了种稻人工授粉的一员。我们拿着一根一米多长的竹竿站在雄稻旁，把竹竿挨紧雄稻使劲推，那浓厚的粉尘就飘向雌稻。一圈下来，我们衣服上和脸上都会沾上一些黄黄的花粉。我们戴着斗笠，持根长竹竿，赤着脚一步一步往前走。这样的操作，俗称赶花，要赶在正午前进行三四轮。一轮授粉结束后，可以到田埂上短暂休息。

这样劳作颇消耗体力，短暂休息需要补充点能量，可以在田埂上摘个瓜果来吃。那甜瓜还未成熟，但一旁的番茄却是光滑洁净，红得发亮。我也学旁人摘了个，放到小水沟一洗，抓起衣角一擦就一口咬了下去，那浓稠的汁液顺着食道而下，咀嚼之后，芳香更加弥漫开来。

说也奇怪，十来天的赶花似乎治愈了我不吃番茄的毛病。之后，无论是番茄炒蛋还是番茄蛋汤，我都津津有味地享用。

后来有一天，我和妹妹突发奇想，做一道不一样的番茄。我们找

出爸爸买的菜谱翻阅后，决定做奶油番茄。找出奶粉、切好番茄，加入水和面，按菜谱上的步骤如法炮制。

成品出来后，红白混杂在一起，像极了生的猪大肠。吃了一口，甜不甜咸不咸的，简直令人反胃。为什么会失败呢？我们再次查看菜谱，原来是把奶粉和番茄的比例搞反了。

爸爸妈妈回到家后，看到我们失败的作品。妈妈对我们这样糟蹋食材，唠叨了几句。她想到那菜谱是爸爸买来的，不由得责怪起爸爸：买来菜谱，菜谱就会烧给你吃吗？爸爸笑呵呵地说：没事，我买来菜谱你不看，她俩会看。你看两个小孩多厉害，我们回家就有现成的东西吃。说完，爸爸还夹了一大筷子的奶油番茄放入碗中。见我们都对奶油番茄无动于衷，他干脆全收为囊中之物，还半开玩笑地教育我们：这多好吃啊，不吃不要后悔，想想以前红军爬雪山过草地时候吃树根、煮皮带。

那道包含着爸爸对我们的宽容与爱的失败奶油番茄深深地嵌入了我的记忆之中。

多年后，市场上出现了番茄的亲戚——圣女果，我觉得除了名字比较洋气和不像番茄那样大块头外，味道倒也没什么不一样。

一天，同事给我带来了圣女果

的种子，打开小纸包，就那么一点，用食指和大拇指能拈得起的那么一点。我心想，这能长出番茄吗？

回家后，我把圣女果的种子交给爸爸，说：这是同事给我的小番茄的种子，要不要种一下？爸爸接过小纸包，嘿嘿一笑，表情中透露出和我刚拿到种子时一样的那种疑惑。

尽管有些怀疑，爸爸还是把那圣女果的种子给撒在了田埂上。

到了仲秋之季，爸爸从田里回来，居然带回七八颗圣女果。两三天后带回十几颗，再后来甚至有次带回铺满了小篮子底部的圣女果。

我把收获的小果子带了几颗与同事分享。她感叹道：我儿子将种子放入家中花盆，也不见长出啥来。而到了大自然中，融入大地后，这些小番茄竟然这样色泽光亮、颗粒饱满、个头均匀。

是啊，小种子大力量，它们努力地绽出果实，把惊喜就那么一览无余地展示给人们。

现在，身边像我这样80后的中年人自己种蔬菜仿佛成了时髦。我对妈说：现在爸爸种给我们吃，我们就不赶时髦了。等我退休，也学着种番茄。妈说：你就种在花盆里，一盆一盆的，既可以观赏，又可以摘着吃。这个建议听起来似乎很不错。

